



离我家不远
处有一幼儿园,早晨在园门口挤满了人和车,有男女老幼,有脚踏、四轮,这是送孩子入园的情状,傍晚放学时也是如此。一次我路过此处,见一位发已花白的婆婆推着一辆自行车,书包架上跨坐一女童,

接送专员

贺友直

看来婆婆是奶奶或外婆,女孩不是孙女就是外孙女,那末女孩的父母,那时在哪?我母亲见这位婆婆怎样上车的?她还有早年骑车的身手?是否就这么推车到家?我感慨的不在于她的车技,而是老了还要承担这份累。听说,养老院门口无此闹猛场面,还冷清得很。何也?不详。



我所得过去中国大中城市居民的洗澡问题真正解决应该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1988年,红极一时的侯德健、程琳这对音乐歌唱恋人开车到我北京东便门的家祝乔迁之喜(当时第一次分得一套住房)。我陪他俩参观视察一番新居后,他们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万老兄还未解决车子可以和洗澡的问题呀!我们小师妹应当帮助您解决呀!”

难道说以前我们都不洗澡吗?洗是洗,但都是在自己所在部队、机关、学校的公共澡堂集体解决。城市居民到了冬季一般都是

洗澡

万伯翱

我们园艺场三里路的农场总部,才有一个月烧一次热水的大澡堂(屋里砌了一个水泥池子而已),当时称得上是特殊待遇了。到了我们附近知青的洗澡日,可以请假去从头到脚好好干净一次。我记得老农工们还不好意思或忙于农活,而不愿去洗呢。

1963年隆冬,一个朔风紧吹的周六下午四时许,我请了两个小时假,兴高采烈,用网兜提着脸盆、肥皂、毛巾和干净内衣,奔向澡堂。我特别拐了一个弯。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到农业第一线当知青,度过了和农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十个春秋岁月。我深知农人的洗澡状况:农场农工(河南西华县国营黄泛区农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家庭都在农村,老家大多在离农场不远的

隆隆春雷之后,便是哗哗的倾盆大雨。久郁的委屈、控诉和抗议?漫长的寒冬啊,喜极而泣?

正常的,正常的,都能理解,都能理解……泪流一点,流一点吧,不管是悲,还是喜。一滴滴都会落在大地母亲的怀里,宽广,无垠,承受着,涵含着,无声无息……

隆隆春雷之后

俞玉梁

卷的“黄金叶”纸烟,正和大田的农工们吞云吐雾。不到一年,他的胸腔京调就变成了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和大家不时开着玩笑。他的生产队胡队长也是个劳模,我们都挺熟,他看着我手中的提兜,就知道来意,再三催郭世英:“小郭今年还没去过咱澡堂子呢,和小万一起去洗个澡吧!”

澡堂不大,总共也不过二十多平方米。没有任何设备,几条自制大条椅,我们退去厚厚的棉装顺手放在长椅上。我端着脸盆小心翼翼地走进,只见一盏不过十五瓦的灯泡下热气腾腾,水气把灯光遮住了,看不清有多少光溜溜黑乎乎的强壮农工们的胴体。我熟悉环境,端起脸盆直奔一个小小的流水口,接满,先洗一个多月都没好好洗过的脏兮兮的头发吧!洗完再打一盆清水将第一次大的郭大哥。谁知郭大哥眼睁睁看着放在池沿上,他干净的丝光毛巾(当时刚上市不久的高级毛巾,是他母亲、书法家于立群特意准备的专用洗澡毛巾),正被一个健硕黝黑、中等个子的农村小伙肆无忌惮涂上世英的“力士牌”茉莉香皂,闭眼涂抹着头发和全身,霎时满身白沫散发着袭人的香气。小伙也许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这样高级的毛巾和香皂,看样子

真够舒坦痛快!当时来洗澡的农工大多没带什么毛巾香皂,只“扑通”入池洗刷一番,把小背心小裤衩也洗一下,出来擦干身子就走。小郭来改造处处小心谨慎,时时高看贫下中农,半天小声道出一句很礼貌的话:“您没带毛巾吗?”小伙用澡水洗了一把脸才睁开眼,不好意思咧开大嘴:“噢,是你的毛巾香皂呀,俺对不起啦——”

洗澡看起来是小事,但十分有知识和才干的郭世英那拼命改造自己的形象,我永生难忘。

1965年秋,好不容易,总理和郭老、世英见面后,他返回京重新转学(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翌年“文革”爆发不久就被轮番残酷批斗、百般侮辱,1968年4月从学校四楼坠下,霎时肝脑涂地,也只能让郭老全家极为悲愤怒问苍天而已!

世英的非正常死亡,使所有的“文革”过来人都终身难以忘怀。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你,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来怀念他,首发在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男子汉》创刊号杂志上。此文发表后,十多个海内外媒体纷纷摘引转发。

现在我们都随心所欲洗澡泡澡,过着舒服的小康生活,而以上往事也并不都如烟而逝啊!



只看到她的短裙,其实,短裙并不适合所有的女人。在她的身上,短裙却画龙点睛,让一双长腿格外秀美。

很像,这个女人很像谁呢?心里便猜,大概是像这对老夫妇的女儿了吧?天底下,能够遇到很相像的一对人的概率,并不高。刚看完

机场里的拥抱

肖复兴

电视剧《酷爸俏妈》,都说里面的演员高露长得极像高圆圆。这个女人,一定让这对老夫妇想起了自己的什么亲人。否则,他们不会这样悄悄议论。声音很低,却有些动情。能够让人动情的,不是自己的亲人,又会是谁呢?

我看见,妻子忽然掩嘴“扑哧”一笑,丈夫也跟着笑了起来。我猜想,笑肯定和对面这个女人有关,只是并没有惊动这个女人,她依然跷着秀美的

布鲁塞尔大广场右侧有条一米多宽的小巷,地面有些坑洼,巴掌大的石头被磨得油滑光亮。巷口的墙角有个小喷泉,从这走出去几十米,就是马克思当年租住并写出《资本论》的白天鹅宾馆。

布拉格有条著名的皇帝街。说是街,其实只有两米宽,沿着山坡随形就势,弯弯曲曲,两边摆满了各式摊点和小店。歌德说:“布拉格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佛罗伦萨有条无名巷,两侧的墙壁高得几近合拢,只留下一线天空;地面的石头,即便晴空丽日也泛着幽幽的光。巷口有座三层小楼,墙上挂着“但丁故居”的布幔,旧了再换。如此不怕麻烦,就怕凿了墙壁就不是当年原貌。

伦敦的小巷里,有不少墙上挂着搪瓷的蓝牌,圆圆的,一尺大小直径。挂了这些蓝牌的房子,叫做“英国遗产”,都是历经沧桑的老屋,绝大部分没有被辟为博物馆或纪念馆,该怎么住现在还怎么住。

这些小巷,有个共同的特点:虽几度历史沧桑,多少岁月年华,甚至战火兵燹,但格局未改,面貌依旧,像是一本打开的书卷,主人刚刚离开,马上就会回来。

如果说街道是一个城市动脉的话,那么一条条小巷便是城市的笔细血管。它虽小,却承载了一个城市的风花雪月,见证了沧海桑田,记录着一代代人的青春笑脸,珍藏着说不完道不清的人间故事,积淀和传承着一个城市的历史与文明。

小巷,是时间的隧道,童年的路标,是城市的名片和脊梁。请记得,世代珍藏。

腿,在看手机,嘴角弯弯的也在笑,但她的笑和这对老夫妇无关,大概是手机上的微信或朋友圈有了什么好玩的段子或信息。

要不你去跟她说一下?你去吧,我一个老头子,怪不好意思的……

我听见老夫妇的对话,看着妻子站起身来,回过头冲着丈夫说了句:什么事都是让我冲锋在前头!便走到对面的女人的身前,说了句:姑娘,打搅你一下!女人放下手机,很礼貌地立刻站起来,问道:阿姨,您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你长得特别像我们的女儿。说着,妻子打开自己的手机给这个女人看,大概是找到自己的女儿的照片,这个女人禁不住叫了起来:实在是太像了!怎么能这样像呢!我忍不住看了一眼身边的这位丈夫,一直笑吟吟地望着这女人。

我们想和你一起照张相,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妻子客气地说。太可以了!待会儿我还得请您把您女儿的照片发我手机上呢!

丈夫站了起来,走到这个女人的身边,妻子冲我说道:麻烦你帮我们照张相!把手机递在我的手中。我没有看到手机上的照片,不知道他们的女儿和他们身边的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像,但从他们的交谈中知道女儿十多年前去美国留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工作忙,孩子又刚读小学离不开人,已经有五年没有回家了。思念,让身边的这个女人像女儿的指数平添了分值。

照完了相,我把手机递给妻子的时候,听见丈夫对这个女人说了句:孩子,我能抱你一下吗?女人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住了他。我看见,他的眼角淌出了泪花。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刻,这个女人也流出了眼泪。

2015年4月21日写于南京归来

青主、贺绿汀等老一辈中国作曲家的全部中国作品,更令我喜出望外。

这场音乐会作者多,风格各异,其技艺含量的高难度可想而知。

我能出席这场音乐会缘于前些日子我和沈洋同在大宁剧场欣赏俄罗斯乐团的音乐会,在休息时我俩交谈,他竟然知道我和香港哈曼国际唱片公司合作,从我国历史上第一首黄自的交响曲“怀旧”起,录制了中华交响乐系列数十张CD。他还任在上音指挥系讲学介绍三十年代的中国交响乐的音史,熟知俄籍作曲家齐尔品对中国音乐的贡献及俄籍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创作的交响曲“北京胡同”,他不仅高度评价此曲还收藏此乐谱等全部资料。可能众人只知沈洋为声乐大师,而不知其如此广博的音乐知识及深厚的艺术修养,从而基垫其全面的艺技才能,孕育其独具的天赋,才能别具匠心,游刃有余,才能于细见深、于歌尽韵,才能感人动人。加之他诚厚亲切,朴实大气的台风,尤为可贵!

当晚的钢琴伴奏是上海音乐学院前院长杨立青教授。真是音随唱流,音伴唱动,默契配合,细致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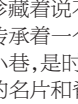
我较少出席声乐音乐会,因为我惧怕电声话筒、时装打扮、群舞伴唱、伴奏猛击、舞台上大红大绿。甚至声乐比赛也是“电声、服装加表演”。

但沈洋的独唱音乐会,让我获得了艺术上难有的一次享受,也重温了艺术家深厚底蕴,全面人文修养的重要性。

从“新人”到“推手”,明请看本栏。

城市的脊梁

冯雁军



曹鹏

1960年第一届“上海之春”,我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留学。留学生在海外更关怀祖国,每天必读《人民日报》。当得知“上海之春·梁祝”诞生,我为祖国有此新作而骄傲而兴奋并立即写信给北京寻求乐谱事宜。正巧,此乐曲总谱在“上海之春”印制发行第一版,我夫人惠玲立即购得并加急寄来莫斯科。“之春”之佳音,让我能在海外指挥全苏广播交响乐团举行我国历史上首次“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将“梁祝”等作品在国际上首演,还录制了永久金色保留带,在演出后第三天又举行了一场向国际广播的音乐会。

我虽没能参加首届“上海之春”,但“之春”之风,却随音乐传遍五洲四海。

第15届“上海之春”是1993年,我时任上海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我们和香港HNH国际唱片公司合作举行了上海之春“单乐章管弦乐中国作品征集赛”。海内外投稿踊跃,有76部作品参赛。俄罗斯的左贞观,中国的罗忠榕、徐振民以及来自加拿大、上海、海南岛等八部作品获奖,九部作品获鼓励奖。八部获奖作品即由香港HNH国际唱片公司录制CD并全球发行,更提升了此次比赛的国际意义。

当时我仅化缘得六万元,就办了这样一场国际作品征集大赛!国际大赛无宴请、无高酬、不住宾馆、更无红包后门一说。崇德尚艺,节俭兴业,乃当年“之春”历史一景。

第24届“上海之春”于上海大剧院,我有幸听了一场“沈洋独唱”音乐会,全场曲目是黄自、刘半农、刘雪庵、

喜忆“上海之春”数则

曹鹏

籍作曲家齐尔品对中国音乐的贡献及俄籍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创作的交响曲“北京胡同”,他不仅高度评价此曲还收藏此乐谱等全部资料。可能众人只知沈洋为声乐大师,而不知其如此广博的音乐知识及深厚的艺术修养,从而基垫其全面的艺技才能,孕育其独具的天赋,才能别具匠心,游刃有余,才能于细见深、于歌尽韵,才能感人动人。加之他诚厚亲切,朴实大气的台风,尤为可贵!

当晚的钢琴伴奏是上海音乐学院前院长杨立青教授。真是音随唱流,音伴唱动,默契配合,细致到位。

我较少出席声乐音乐会,因为我惧怕电声话筒、时装打扮、群舞伴唱、伴奏猛击、舞台上大红大绿。甚至声乐比赛也是“电声、服装加表演”。

但沈洋的独唱音乐会,让我获得了艺术上难有的一次享受,也重温了艺术家深厚底蕴,全面人文修养的重要性。

从“新人”到“推手”,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乐享上海之春

